

20 世纪上半叶西泠印社社员的集古玺印谱辑刊探究

王坚助

摘要：20世纪上半叶，西泠印社社员参与辑刊的集古玺印谱多达四十部。他们或是印谱的编者、审定者，或为印谱撰写序跋、题字署签，或参与刊行推广，或是以上各项兼而有之，对集古玺印谱的辑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这一专类印谱在学术、艺术层面均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们的参与受这一时代学术风尚的推促和启发，同时也是对西泠印社宗旨的积极践行。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西泠印社社员 集古玺印谱 编辑 刊行

“集古玺印谱”指收有先秦古玺的印谱^①。20世纪上半叶辑刊的集古玺印谱多达106部，且版本众多，其中专谱有10部。^②此期集古玺印谱辑刊的兴盛，主要源自以下时代背景和促成因素：清末民国“保存国粹，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金石收藏和古文字研求之风的助推，篆刻艺术创作取法古玺的探寻之需。

笔者在研究20世纪上半叶集古玺印谱的辑刊时发现，其中多有西泠印社社员的身影。比如丁辅之、吴隐、马衡、黄宾虹、张鲁庵、方介堪、方节璠、高时敷、高时显、邵裴子、赵时柁、童大年、吴朴、罗福颐、商承祚等，他们多数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赞助社员，少数虽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列名社员，但在这一时期已与西泠印社社员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或是印谱的编者、审定者，或为印谱撰写序跋、题字署签，或参与刊行推广，或是以上各项兼而有之，对集古玺印谱的辑刊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使这一专类印谱在学术、艺术层面均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一、集古玺印谱的编辑

集古玺印谱的编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般先是钤拓或收集印蜕，接着是审定印蜕，然后按照一定体例编辑成册。20世纪上半叶，西泠印社社员参与编辑的集古玺印谱有35部，占据了这一时期

^① 本文中的古玺指的是秦朝及以前的春秋战国玺印。由于秦朝存在时间太短，使用的印章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先秦时期的秦国印风与秦朝时期的印风并未拉开差距，且秦印中绝大部分印章的完成、使用时间仍属于战国时期，故将秦印也包含在内。

^② 笔者原统计过民国时期辑刊的集古玺印谱有96部，现将视域放至20世纪上半叶，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增补，计有106部，新增入10部集古玺印谱为：陈适盒《适盒印粹》（1903）；〔日〕佐藤进《十硯斋古铜印粹》（1907）；黄宾虹《宾虹藏印》（1907）、《宾虹集古印存》（1909）、《宾虹草堂藏古玺印》（1909）、《宾虹草堂藏古玺印续集》（1910）、《宾虹藏印》（1937）；吴隐《遯盒集古印存》（1908）、《遯盒秦汉印选》（1909）；罗振玉《磬室所藏玺印》（1911）。详见本文附录简表。

编辑与刊行的集古玺印谱的三分之一。他们有的购藏古玺、收集古玺印蜕，有的对古玺及其印蜕进行审定和选择，有的参与印蜕铃拓，有的则是介入印谱体例的安排，更有作为藏辑者参与了印谱编辑的全过程。

（一）印蜕的来源与铃拓

1. 印蜕的来源

集古玺印谱的印蜕来源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购藏古玺来铃盖印蜕，二是收集他人的古玺印蜕。

集古玺印谱辑刊者自己购藏古玺又分为两种：购藏新出土古玺或购买他人旧藏。比如黄宾虹在1919年赠高奇峰的《集古玺印存》^①中，对“徙盒之玺”的手写批注（图1）为：“徙盒之玺……福山王文敏旧藏周器中之可宝贵者。”^②黄宾虹考释此方古玺曾为王懿荣旧藏。此类古玺来源于他人旧藏的记录，在《集古玺印存》和黄宾虹的集古玺印谱自序中十分常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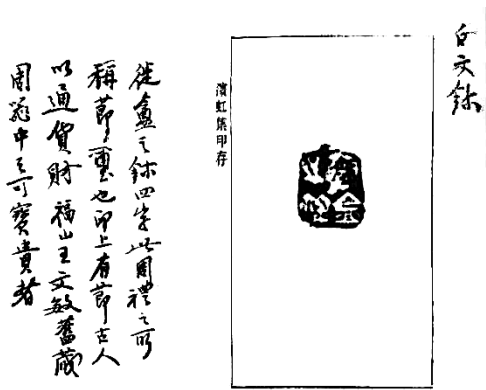


图1 黄宾虹“徙盒之玺”手写批注

印蜕的另一来源是收集他人的古玺印蜕。比如1938年童大年帮林廷勋勘校《石庐玺印萃赏》，编次成谱后重命名为《玺印集林》，有吴昌硕序，当中就提到这一集古玺印谱中的印蜕是林氏“遍访收藏名家……乞铃其印面”而得到的。^③

2. 印蜕的铃拓

古玺由于年代久远，印面产生剥蚀、变形或者内凹，许多铜质古玺还会有锈斑粘连，当将古玺用印泥铃盖在纸上时，纸下方如果垫平，铃盖出来的印蜕不仅不清晰，笔画形态等也无法充分表现，无法使人欣赏到古玺的神理全貌。因此，印蜕的铃拓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己铃拓，二是找毡拓高手铃拓。

自己铃拓的如黄宾虹，他经常自己铃拓印蜕赠送他人。冼玉清《广东印谱考》中记载：

^① 1917年，黄宾虹将所辑《集古玺印存》赠高奇峰，此谱名据扉页黄氏篆书自题“集古玺印存”所定，今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

^② 黄宾虹编：《黄宾虹集古玺印存》，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③ 林树臣编：《玺印集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宾虹先生每得古玺印，喜铃赠给友朋，并为题考释文字。赠给谈月色的已装为一册，内中多巨玺。^①

黄氏喜将所得古玺印印蜕考释后赠人，赠给蔡守、谈月色夫妇的印蜕在当时都可以编订成谱。他还曾赠给西泠印社日籍社员长尾甲手拓的《集古玺印存》^②。

除自己亲手铃拓外，西泠印社社员还会请毡拓高手进行铃拓。比如陈汉第与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邵裴子在编辑《伏庐考藏玺印》时，“出匣藏玺印，命良工拓之”^③，在编辑《伏庐玺印》时，亦请了浸淫铃拓与辑谱多年的方节龢来铃拓并作序；吴隐在编辑《秦汉小私印选》时，也请了毡拓高手王秀仁进行铃拓^④。

（二）审定矜慎，注重新见

随着学界对古玺的讨论和认识逐渐深入，印谱编撰者对古玺的选录更加矜慎，同时也更加注重新见古玺的审定。正如吴隐在《遯盒秦汉印选》自序中云：“廿年于兹，爬罗抉剔，未敢少倦。选择之精，差堪自信。”^⑤有时他们也会请人来帮忙审定编辑，而被邀请者就有西泠印社社员。

20世纪上半叶，陈汉第将其所集古印原印铃拓，均由邵裴子主事，辑订成《伏庐藏印》。《伏庐藏印》实际包括了以下四种：《伏庐藏印己未集》（1919）、《伏庐藏印庚申集》（1920）、《伏庐藏印续集》（1926）、《伏庐考藏玺印》（1939）。^⑥陈汉第在《己未集》自序中提到此谱的编辑：“以己意审定者十之五六，与邵裴子商榷而后定之者十之四五。”邵裴子在《伏庐藏印续集》序中，亦云该谱“质文并美，有录必精”，“吾知聚十家之谱，检其精粹，或有未逮乎”。^⑦1946年，《伏庐考藏玺印》经修订后，又以《伏庐玺印》之名出版，方节龢在后序中云：

伏庐先生收藏古玺印，审定精确，选录矜慎。凡得六百廿余纽，为自来集藏者之冠。曾抑制为谱，虽潍县高氏、长沙周氏夙称为至精者，亦不足数为已。^⑧

方节龢认为，陈汉第收藏古玺印“审定精确，选录矜慎”，潍县高庆龄和长沙周奎诒、周鼎诒等藏印大家的印谱都不一定比得上陈汉第所辑之“精”。此谱获得如此评价和肯定，其中当有邵裴子的功劳。

① 转引自王贵忱：《记黄宾虹铃赠高奇峰的集古印谱》，《黄宾虹研究论文集》，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② 黄宾虹编：《黄宾虹手拓集古玺印存》，商务印书馆2018年影印本。

③ 陈汉第辑：《伏庐考藏玺印》，宣和印社1939年版，第3—4页。

④ 王秀仁是民国时期活跃于江浙一带的毡拓高手，丁辅之、葛昌楹、吴湖帆、赵叔孺、童大年、傅斯年等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行世的原铃印谱或青铜器全形拓多延请王秀仁完成。参见张浪：《梅坞笔潭》，湖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84—85页。

⑤ 吴隐：《遯盒秦汉印选》，1909年，松荫轩藏本。

⑥ 王坚助：《〈伏庐藏印〉版本考述及其再版原因探析》，《大学书法》2023年第1期，第135页。

⑦ 陈汉第：《伏庐藏印续集》，1926年，第一册。上海图书馆藏本。

⑧ 宣和印社编：《伏庐玺印》，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622页。

而黄宾虹在编辑集古玺印谱时，注重收录前哲考订精确的古玺，他在1926年的《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初集》中再次考述“徙盒之玺”曾经王石经、陈介祺、王懿荣、任立凡等人之手^①。1929年，黄宾虹辑成《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他在自叙中又云：

印谱传世，互相承袭，周秦玺文，最称奇诡。近睹陶器，抑填辄合，古籍有补，漏略滋疑，前所未录，搜辑尤夥，创获颖异，力避雷同。^②

黄氏为了避免印谱编撰的“互相承袭”之弊，因而又注重搜辑“前所未录”者以避雷同。他在初集的《藏玺例言》中就提道：

三代古玺，诸凡谱录中，惟王玺绝无，君玺亦罕。余与玺节同时购入者，有曰“右王玺”……是王玺为周代无疑。

又云：

玉印中有三代文字者，甚罕见。余得玉印曰“辟兵龙蛇”……又玉印有玺字者尤鲜，曰“丁无忌讯林”……亦新出土者。^③

从上可以看出，黄宾虹注重“前所未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证并收录新出土的古玺，二是考证前人未论或存而不论的古玺。

（三）体例逐渐完善，纳入三代肖形

20世纪上半叶集古玺印谱中的古玺编排方式，逐渐从一开始的夹杂于历代印章，转变为独立成册或单列于册首，并且有了更细的分类，三代肖形印也被纳入古玺的范畴。

1. 古玺的位置编排趋于合理

在集古玺印谱中，古玺夹杂于秦汉诸朝古印中的情况大多数出现在民国以前，其主要原因是印谱辑订者对于古玺的认知不够清晰，或者由于所收玺印数量众多而疏于编排，比如1908年端方所辑的《匋斋藏印》。民国以后仍然夹杂编排，则一般是因为古玺随着辑刊者藏玺的增多而增补于后，如吴隐1914年辑订的《遯盒秦汉古铜印谱》便是据《遯盒集古印存》（1908）和《遯盒秦汉印选》（1909）等逐步增订形成的，故其中的古玺便随着辑订时间不同夹杂在印谱各册中。

民国时人已知古玺所处时代在三代^④，许多印谱辑订者将古玺单列出来，置于秦汉印之前。具体又分以下两种情况：

① 黄宾虹：《滨虹草堂藏古玺印》，1926年，第一册。转见于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原谱影印本。

② 黄宾虹：《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1929年，第一册。转见于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原谱影印本。

③ 黄宾虹：《滨虹草堂藏古玺印》，1926年，第一册。转见于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原谱影印本。

④ 祝竹：《认识古玺的漫长历程》，《昆仑堂十年论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402页。

一是因所收古玺数量不多而置于某册，一般置于册首。如1916年丁辅之所辑《秦汉丁氏印绪》二册（图2），是谱回文格，每页一印，集丁姓古玺和秦汉私印百余组，其中第一册册首先列9方丁字开头的古玺。又如黄宾虹在《宾虹集古印存》跋语中自云：“余自辛亥后所得印，较曩昔为较精。”^①黄宾虹自认为1911年是自己古玺收藏的一个分水岭，从其印谱的编撰来看也是如此，其1910年《滨虹藏印二集》四册本中的古玺夹杂在汉印之间，1912年以后古玺均位于其所编的集古玺印谱册首，其于1912至1914年间赠长尾甲的《集古玺印存》即是如此^②。



图2 丁辅之《秦汉丁氏印绪》书影

二是所收古玺数量相对较多，能够单独成册。辑订者一般将之置于整部印谱的册首，也有置于各册中间的。如陈汉第《伏庐考藏玺印》，其第一至第四册所收为古玺，其后乃收汉魏及以后官私玺印；罗福颐《待时轩印存》，正集十八册辑于1927年，第一册收秦汉官印，第二册至第六册收古玺，第七册至第十八册则收汉私印；陈宝琛《澹秋馆印存》（1925），首册为汉魏官印，第二册至第四册为古玺，第五册至第十册则为汉魏以后印。

从1919到1946年间陈汉第的“伏庐藏印”系列集古玺印谱中，我们能够发现其辑订逐步趋于合理。在《己未集》中，印章虽做了大致分类，但印章与印章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明显。随着陈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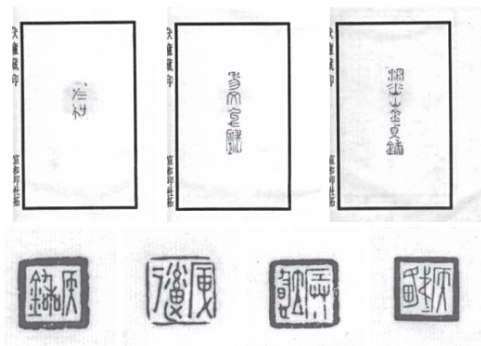


图3 《伏庐考藏玺印》中印章的相邻排列示例（由右至左的先后顺序）



图4 《伏庐考藏玺印》中图像印的反拓示例

① 黄宾虹编：《黄宾虹集古玺印存》，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② 黄宾虹编：《黄宾虹手拓集古玺印存》，商务印书馆2018年影印本。

第、邵裴子等人对古玺及印学史认识的逐步深入,《伏庐藏印续集》《伏庐考藏玺印》《伏庐选藏玺印汇存》等不仅排列卷册数的顺序更合理,并且对同一类型印章中首字相同或者印面表现形式相近(如朱白相间印、半通印等)的印章作了相邻排列(图3),这样更方便读者查阅。在1939年的《伏庐考藏玺印》中,对印泥钤拓不清楚的图像印,也开始附有表现更多印章细节的黑墨反拓(图4)。

2. 古玺分类细化、纳入三代肖形印

1926年黄宾虹辑成《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初集》一函八册。在此谱卷首的《藏玺例言》中,黄宾虹分节依次论及古玺的时代、命名、类别、内容和特征等(“三代古玺”“玺节”“奇字玺”“王玺君玺”“官玺市玺命玺”“大夫玺里玺讯玺”“周印不拘玺字之有无”“周秦玉印及杂玺”“朱文鸟篆黄金玺”“朱文大玺”“肖形印”“小玺通用印”“藏周玺之多寡”),而印谱中的古玺编排分类、顺序也与《例言》所罗举者大体相对应。严格来说,这种分类有重合的部分,但相比于晚清时期从官私、材质两方面对古玺进行的简单分类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1929年,黄宾虹辑成《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他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编订此本印谱的方式:

三代肖形,列诸册首;奇字古玺,列国次之;周秦之间,抑又次之;古朱文玺,尤多奇字,拟集考释,网罗未倦,共得三百余纽。^①

黄宾虹在此谱序跋中提出“画为字源”,认为肖形印的出现在文字印之前,于是他将三代肖形印置于诸卷之首,然后按照奇字古玺、周秦之际古玺、朱文古玺的顺序进行排列,并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将朱文古玺汇集在一起以备考释,再后是汉官印和汉私印。这与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将肖形印放置印谱最后相比,对古玺中的肖形印认识显然有了很大进步。

他在1940年的《滨虹草堂印存弁言》中再次说:

罗雪堂言,肖形印始于汉代,犹未尽然。非后人之特过前人,古物出土日益多耳。因检篋藏,略为编次。龙书凤书,原非荒诞。两肖形印举冠篇首,古文奇字印次之,秦汉官私印又次之,知古代有印,当不始于晚周也。^②

黄宾虹否认了罗振玉1916年在《赫连泉馆古印存》自序中提出的“肖形印始于汉代”之说,认为肖形印起源于最晚当不晚于周,而这部印谱亦将肖形印列诸册首,黄氏正是在印谱辑订中表达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充分肯定了肖形古玺的价值。

^① 黄宾虹:《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1929年,第一册。转见于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原谱影印本。

^② 黄宾虹著,赵志钧编:《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二、为集古玺印谱题字、作序跋

印谱编辑成册后，请名人题字、作序跋，既能提升印谱的商业价值，也能提高其学术和艺术价值。20世纪上半叶的多部集古玺印谱中，就同时有数位西泠印社社员既为之题字，又为之撰写序跋，比如《遯盦秦汉古铜印谱》由吴昌硕题扉页，吴隐自序，又有丁辅之、叶铭、丁上左、况周颐、徐珂、王福庵题词为序；《古玉印汇》由赵叔孺题签、王福庵题扉页，又有诸宗元、马衡、王福庵、方节盦作序；等等。

（一）为集古玺印谱题字

20世纪上半叶，西泠印社社员曾为集古玺印谱题字者为数不少。题字包括题签、题扉页、书写序跋，书写序跋又包括书写自作序跋和他人序跋两类。比如吴昌硕为吴隐《遯盦秦汉古铜印谱》题扉页（图5），为田焕《玺苑》书序（图6）；王福庵为陈汉第《伏庐藏印续集》题扉页，为《伏庐考藏玺印》书邵裴子所作序（图7）；童大年为《伏庐考藏玺印》题扉页，为丁辅之《秦汉丁氏印绪》书黄宾虹所作序（图8）；马衡为《衡斋藏印初集》题扉页（图9），为李培基《古鉴斋藏印》作序；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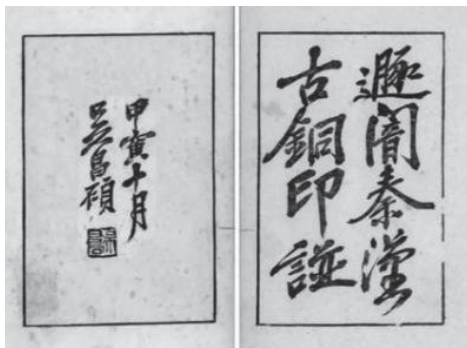


图5 吴昌硕为《遯盦秦汉古铜印谱》题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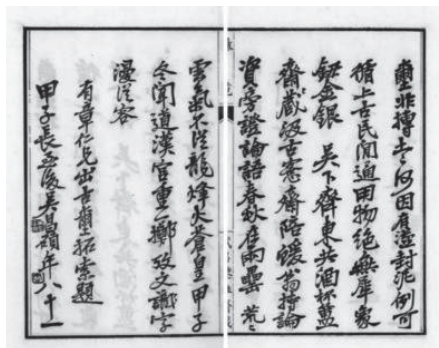


图6 吴昌硕为田焕《玺苑》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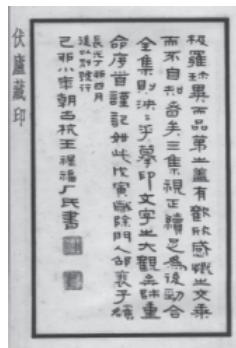


图7 王福庵书邵裴子所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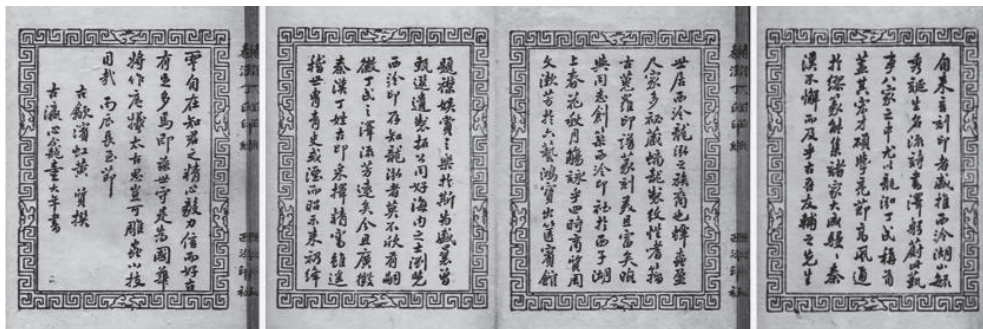


图8 童大年书黄宾虹所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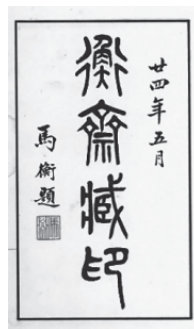


图9 马衡为《衡斋藏印初集》题扉页

（二）为集古玺印谱作序跋

20世纪以来，许多研究玺印的学者会在印谱序跋中阐述自己的学术和艺术观点，西泠印社社员亦然。他们认为，将古玺印编撰成谱有助于保存文献资料、考辨玺印源头，还能助益书画篆刻艺术的发展。

1. 意图保存文献资料

1938年，吴昌硕在为林廷勋《玺印集林》所作序中云：

夫古印虽仅二三文字，足以补史籀之遗文，足以考史乘之阙义。^①

1922年季春，吴昌硕在为《梅花堂印赏》所作序中亦表示：“古玺即一二文字，或可补古籀之失传，更可杜浅学之臆。新学日炽，古文日逸，其抑知此，戈戈印学大有裨于刻画之功，而以弃遗若敝屣耶？”^②吴昌硕认为研究古玺当中的文字，不仅可以弥补失传的古籀文字，还能杜绝浅学之辈的臆想。在新学日益昌炽、古文日渐散佚的当时，万万不能将研究古玺文字乃至研究印学弃若敝屣。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国人提出“保存国粹，整理国故”，许多爱国志士纷纷参与其中。西泠印社成立之时，便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吴昌硕作为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其为集古玺印谱作的序跋正是在践行着这一宗旨。

1923年，丁辅之在为集古玺专谱《玺苑》所作的序中题诗曰：“怡情未肯独摩挲，作谱还期人护惜。细研丹砂拓古芬，不教过眼渺烟云。印林指顾增新集，三代遗文张一军。”^③丁辅之认为，古玺文字作为“三代遗文”的一种，仔细挑选优质的印泥将古玺钤拓成谱，方能“不教过眼渺烟云”。

1926年，黄宾虹在《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初集》自序中这样说道：“宝此籀古，蔚为国华……斯技虽小，至道所存。是即单词剩谊，无非安石碎金，允宜抱阙守残，比于吉光片羽云尔。”^④黄氏曾反复强调编订集古玺印谱有益于周末古文字的研究，他赞同陈介祺“不摹文而有说，甚无谓；摹文善而说不备，亦大惠于后来”的说法，认为哪怕古玺中的一些文字无法释读，但将其辑订成谱，问题便可留待后人解答，这是集古玺印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⑤

2. 深化古玺起源考辨

民国时人对古玺的研究与关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古玺的辨伪、断代、收藏等方面，对古玺的起源也有进一步考辨，这些也体现在集古玺印谱的序跋中。黄宾虹在《滨虹草堂藏古玺印》自叙中言：

① 太田孝太郎编著，陈进整理：《古铜印谱举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344页。

② 太田孝太郎编著，陈进整理：《古铜印谱举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415页。

③ 田焕：《玺苑》，武昌鉴雅斋，1924年，第一册。上海图书馆藏本。

④ 黄宾虹：《滨虹草堂藏古玺印》，1926年，第一册。转见于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原谱影印本。

⑤ 黄宾虹：《滨虹草堂藏古玺印》，1926年，第一册。转见于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原谱影印本。

东周易辙，民学发轫（轫，一作“创”）。文艺流美，昭著古印。金石世寿，图书治隆……国邑氏族，职工人名，检奸示信，奇字孳生。^①

黄宾虹认为书画同源，古玺的起源时代在东周，并且肖形印在文字印之前，“图书”即最早的文字形态，依托古玺的“金石世寿”而流传下来。东周以后，因社会发展“检奸示信”的需要，才出现了奇字古玺。他在《宾虹草堂印存弁言》中还提出古玺起源于“模范”：

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易莫先于治印，阴款阳识，皆由此出。^②

黄宾虹认为，古人制作陶器、彝器等都需要用到玺印，所谓物勒工名，玺印盖在铸造青铜器的土范上，铸成后就有了“阴款阳识”，而盖在陶坯上，经火烧熟后就形成了陶文。他在1930年的《陶文玺文合证》中就说：“古玺文字，前人莫明其所用。今以陶器证之，有可确知其为款识之模型，而无疑义。”^③

1935年，黄濬在其金石著作《邶中片羽》《衡斋金石识小录》中收录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三方铜质印玺，再次引起了学界对于古玺起源的广泛考辨。1936年，马衡在为《古鉴斋藏印》所作序中，对其中的亚字形玺进行推测，认为“或犹是商代遗制”，是当世发现的古玺“最古者”^④。1937年，容庚在见过亚字形玺后，在《甲骨文集古诗联序》中亦云：“玺印之始，其在商乎。”同年，黄濬《尊古斋古玺集林二集》正式将这三方玺收入集古玺印谱。但在1944年，马衡发表《谈刻印》一文，他“稽之载籍，征之实物”后指出：

古印之起源，约当春秋战国之世。《周礼》虽有玺节之说，但其书绝非周公所作。春秋时始有玺书，至战国时而盛行。^⑤

由于对三方“商玺”的判断还不是非常肯定，马衡最终还是认为玺印起源于春秋、盛行于战国的可能性比较大。

3. 阐扬书画篆刻艺术观点

黄宾虹在《宾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的自叙中，提出古玺印有“三善”，其二是：

篆分大小，禀训斯冰，碑碣留遗，风雨剥蚀，古印出土，如发新硎。画以肖形，字多异

① 黄宾虹著，赵志钧编：《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浙江省博物馆编：《黄宾虹文集·题跋编、诗词编、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页。

③ 黄宾虹著，赵志钧编：《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④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马衡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22页。

⑤ 马衡：《谈刻印》，《说文月刊》1944年四卷合刊本。转引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马衡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30页。

体，方圆奇正，可助挥毫。^①

他认为出土的古玺保存完好，肖形印栩栩如生，文字字体各异，形态方圆奇正均有，因而可以助力于书画篆刻艺术。此外，黄宾虹还从古文字的角度对“书画同源”这一传统论题加以阐发：

“上古图画象形，进而成为文字，有古籀篆隶之递变。观于钟鼎款识、碑碣镌刻，可知书画原始合一，日久渐分，马迹蛛丝，尚易寻获。”^②

1921年，罗福颐拟仿古玺、汉印辑订成《待时轩仿古印草》，罗振玉、王国维在此谱序中对篆刻的取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罗振玉序云：

古印玺出于熔铸，其文字皆尔雅深厚，如对端人正士。逮汉末季，始有凿印，或军中急就，或出自拙工，虽天趣间存，而法度已失。近百年来，作者每取法于此，心辄非之。^③

罗振玉认为，汉末六朝凿印和军中急就印章虽偶有天趣，但是已经失去法度，民国初年及往前百年部分篆刻家取法于此，自己是不认可的，他更倾向于秦汉以前文字尔雅深厚的古玺印。王国维在序中，对罗振玉的观点表示深有同感：

今之攻艺术者……于刻印，则鄙薄文何，乃不宗秦汉，而摹魏晋以后饕凿之迹。其中本枵然无有，而苟且鄙倍，骄吝之意乃充塞于刀笔间，其去艺术远矣。予与上虞罗雪堂参事，深有慨乎！^④

罗、王之语表达了对篆刻家取法秦汉以后锥凿、急就印章这一篆刻创作思路的鄙弃，认为其“去艺术远矣”。1938年，马一浮在《马万里印册》中题：“自近世周秦古玺间出，益以齐鲁封泥、殷墟甲骨，而后知文何为俗工，皖浙为小家，未足以尽其变也。”^⑤

由于晚清民国古玺、封泥、甲骨等的大量出土与流布，马一浮认为文彭、何震以及后来的“浙派”“皖派”等人的篆刻作品反而落俗，真正高明的印人应追求古玺、封泥当中蕴含的朴茂、古拙，这样才能“其术益进”。

既然秦汉以后“饕凿之迹”不可学，取法秦汉以上的三代古玺的篆刻创作途径在当时又有待开发，因而集古玺印谱的编订，必然也有为时人提供篆刻取法范本之意图。连长尾甲都在《有竹斋所藏玺印》序中明确提出集古玺印谱的编撰使“印人得以取法，而亦朴学者之所乐见”^⑥。

① 黄宾虹：《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1929年，第一册。转见于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原谱影印本。

② 陈振濂主编：《盛世鉴藏集丛2：黄宾虹专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③ 罗福颐：《待时轩仿古印草》，1921年，第一册。转见于上海图书馆藏上虞罗氏1923年影印本。

④ 罗福颐：《待时轩仿古印草》，1921年，第一册。转见于上海图书馆藏上虞罗氏1923年影印本。

⑤ 转引自池长庆：《民国印论精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⑥ 太田孝太郎编著，陈进整理：《古铜印谱举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99页。

三、参与集古玺印谱的刊行、推广

20世纪上半叶，印谱制作从手工刻拓演变到制版印刷，加之大量新兴出版机构和印学社团的介入，使集古玺印谱成为一种面向普罗大众的出版物，而不是只能在极小范围内流通的雅玩之物。这一时期，除了对集古玺印谱的原印铃拓本进行影印刊行外，还有勾摹、摹刻、墨拓三种较特殊的刊行本，并且在刊行、传播中，现代广告意识、版权意识等也都一一体现。

（一）通过出版机构刊行

20世纪上半叶，西泠印社社员个人会参与集古玺印谱的刊行与推广，如黄宾虹曾获得陈介祺《簠斋手拓古印集》，并出资交予神州国光社分别于1916年和1930年影印。但当一部好的印谱原印铃拓多次仍然供不应求时，交予出版机构影印刊行便会成为必然。正如方节盒在《伏庐玺印》这一影印印谱后序云：“约先后抑拓至再，亦不足偏至艺林乃者。四方承学之士，欲得谱以资研磨者尤多。……更续制谱。朱抑墨拓”^①

20世纪上半叶，沪上有两个重要的印学文献出版机构，一是上海西泠印社，二是宣和印社，它们都与西泠印社息息相关。前者由吴隐于1894年创办，原名“中国印学社”，后又迁址并更名，主要经营印泥，兼及印谱与印学书籍，1904年吴隐与丁辅之等人在杭州孤山创立印学社团——西泠印社。宣和印社由方节盒于1935年创办，而方节盒十四岁（1926）时在上海西泠印社学习印谱编拓和印泥制作工艺。^②

西泠印社出版的集古玺印谱有：丁辅之《秦汉丁氏印绪》（1916年石印二册本）、吴隐《纂籀簠古玺选》（1917年二册本）、商承祚《契斋古印存》（1934年八册本）、陈汉第《伏庐选藏玺印汇存》（1940年三册本）和赵时柁审定、方介堪勾摹编订的《古玉印汇》（1932年一册本）等。宣和印社出版的集古玺印谱有：陈汉第《伏庐玺印》（1946年石印三册本）和方节盒辑、吴朴摹刻的《小玺汇存》（又名《古玺汇存》，1945年四册本）。

这些印谱的刊行对集古玺印谱的推广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60年代，上海市青年宫、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联合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书法篆刻学习班，方去疾在篆刻班教学中更是让学生多读《伏庐藏印》^③，《伏庐藏印》甚至成为当时上海学习篆刻艺术的范本。直至今日，我们仍旧能够见到上海西泠印社与宣和印社影印的集古玺印谱反复出版，以宣和印社影印的《伏庐考藏玺印》为例，上海书店出版社分别在1987年、1999年、2021年三次影印，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在2012年影印。

（二）三种特殊的刊行本

1. 勾摹本

《古玉印汇》（图10）由赵叔孺审定、方严勾摹并编订，1932年成谱一册，其在卷首称引诸家

① 陈汉第：《伏庐藏印续集》，1926年，第一册。上海图书馆藏本。

② 张炜羽：《印坛勋臣方节盒》，《西泠艺丛》2022年第11期，第2—12页。

③ 陈茗屋：《苦茗闲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印谱21种，是民国时期极具特色的勾摹本印谱，每方印章下面有印章纽式、递藏考等相关说明与研究，谱中共勾摹古玺约20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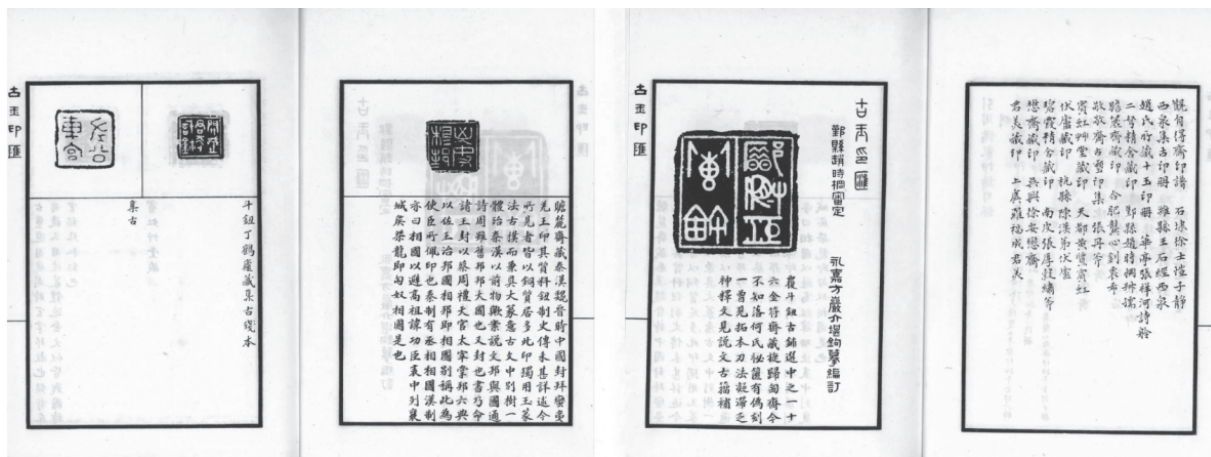


图10 《古玉印汇》书影

2. 摹刻本

罗福颐摹刻古玺印辑成《待时轩仿古印草》（图11），于1917年和1921年两次钤拓成谱，有两册本和四册本，只卷册数不同，所收印章以及印章排列顺序相同。是谱又于1923年石印刊行，此谱卷首收罗氏摹刻古玺21方。

《小玺汇存》（图12），此谱由吴朴摹刻，所录均为战国时期的朱文小古玺，计三百余方，交由方节龢编辑钤拓，成谱时间为1944年。原谱两册，1945年由宣和印社编成四册本石印刊行，版面为黑色框格。

3. 墨拓本

古玺的剥蚀、变形、内凹之处，直接钤盖不易显现出效果，因此可以采用和书法拓碑相类的墨拓方式。棕刷的反复擦刷使钤印纸得以卧入印面凹陷处，于是古玺印面突出来的部分皆可用墨包捶拓显形，而且积次上墨，印面由淡而浓，印文笔画的肥瘦锋芒也可毫厘毕现。但墨拓出来的是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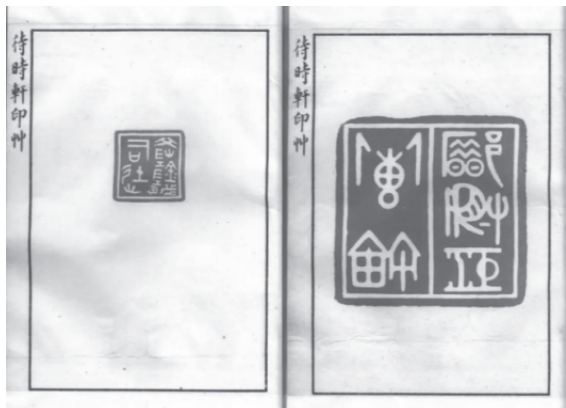


图11 《待时轩仿古印草》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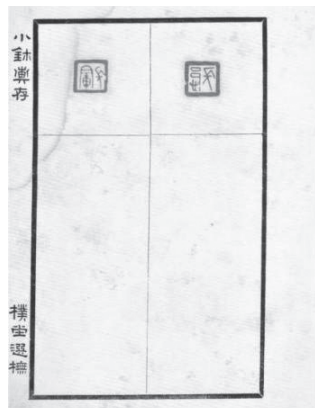


图12 《小玺汇存》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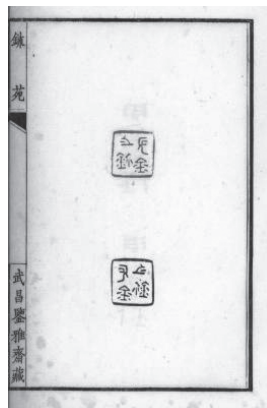


图13 《玺苑》书影

文，因此还需要再用印泥钤出朱色正文。上下朱墨钤拓结合，古印全貌便可全现。但是这种方法手续繁难，成书不易，所以比较少见，田焕《玺苑》（图13）是一例。

（三）广告宣传、版权意识

以往的印谱宣告版权的形式和古籍相类，大部分是在牌记中体现，或者说在卷首开篇处印有收藏者、编订人、校订人的信息，很少会有版权声明之类的言语。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在发行集古玺印谱时则有了更为明显的广告和版权意识。比如，1917年吴隐《秦汉百寿印聚》末页（图14）附上了西泠印社的广告和电话；1932年西泠印社在影印出版《古玉印汇》时，在印谱末页（图15）附上了版权信息，在这则版权信息中有出版时间、出版次数、印谱名称、册数、出版物价格、钩摹者、印行者、总发行人和电话，并且有“不许复制”四字，在上方还盖有方介堪的朱文印。

又，张鲁鑫1944年辑订成的《秦汉小私印选》，该印谱末页（图16）附上了版权信息：

《秦汉小私印选》，凡二本，选秦汉私印之工整者一百方，倩会稽王秀仁用朱砂印泥原印手钤，共成四百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孝水鲁鑫张咀英识于沪江。

在这则版权信息中有出版时间、出版册数、出版内容、出版人，张鲁鑫还在这则声明中宣传此谱乃是由王秀仁钤拓的，广告宣传的意味十分明显。

再比如，1925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出版《伏庐藏印》时，在印谱末页（图17）附上了版权信息：

《伏庐印谱》六册，于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初版。每部定价上海通用银币貳元，外阜酌加运费、汇费。如有翻印，远近必究！上海商务印书馆白。

“外阜酌加运费、汇费”表明其可邮购，具有广告意味。“如有翻印，远近必究”则是明确的版权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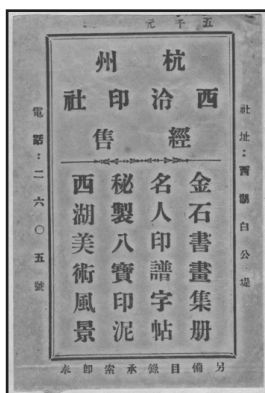


图14 《秦汉百寿印聚》末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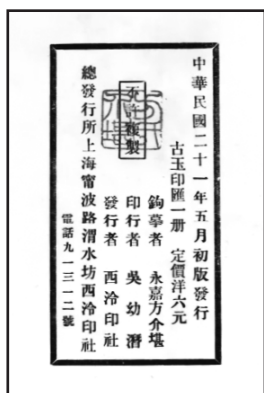


图15 《古玉印汇》末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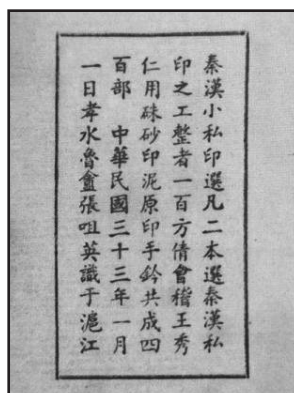


图16 《秦汉小私印选》末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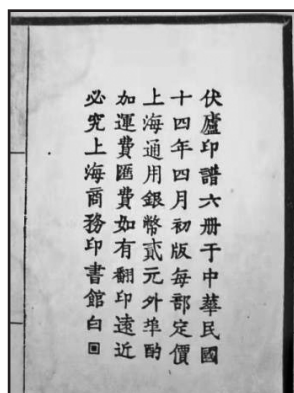


图17 《伏庐藏印》末页

20世纪上半叶，西泠印社社员从各个方面参与到集古玺印谱的辑刊中来，使这一专类印谱在学术、艺术层面均具有鲜明的特色。他们的参与是受这一时代学术风尚的推促和启发，同时也是对西泠印社建社之初“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宗旨的积极践行，他们对集古玺印谱辑刊的矜慎与对古玺研究的深入，至今仍给我们启迪。

附表1 图版使用说明

图版号	名称	来源
图1	黄宾虹“徙盒之玺”手写批注	《黄宾虹集古玺印存》，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图2	丁辅之《秦汉丁氏印绪》书影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松荫轩藏，1916年石印本
图3	《伏庐考藏玺印》中印章的相邻排列示例（由右至左的先后顺序）	上海图书馆藏，1939年原钤本
图4	《伏庐考藏玺印》中图像印的反拓示例	上海图书馆藏，1939年原钤本
图5	吴昌硕为《徙盒秦汉古铜印谱》题扉页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松荫轩藏，1914年原钤本
图6	吴昌硕为田焕《玺苑》书序	上海图书馆藏，1924年石印本
图7	王福庵书邵裴子所作序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松荫轩藏，1939年宣和印社原钤本
图8	童大年书黄宾虹所作序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松荫轩藏，1916年原钤本
图9	马衡为《衡斋藏印初集》题扉页	上海图书馆藏，1937年本
图10	《古玉印汇》书影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松荫轩藏，1932年石印本
图11	《待时轩仿古印草》书影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松荫轩藏，1923年影印本
图12	《小玺汇存》书影	《中国印谱史图典》，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2042页
图13	《玺苑》书影	上海图书馆藏，1924年石印本
图14	《秦汉百寿印聚》末页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松荫轩藏，1917年原钤本
图15	《古玉印汇》末页	复旦大学印谱文献虚拟图书馆，松荫轩藏，1932年石印本
图16	《秦汉小私印选》末页	《中国印谱史图典》，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2037页
图17	《伏庐藏印》末页	浙江图书馆藏，1925年影印本

附表2 20世纪上半叶集古玺印谱简表

(说明:本表中与西泠印社相关的印谱、人员等信息以黑体字标识。)

序号	印谱名称	藏辑者	题名、序跋者	钤拓本成谱时间、册数	刊行本成谱时间、册数	备注
1	适盒印粹	陈适盒	王瓘书序	1903年		
2	宾虹藏印	黄宾虹		1907年		存疑
3	十砚斋古铜印粹	[日]佐藤进		1907年		
4	遯盒秦汉印选	吴隐	蒲华题签;杨守敬题扉页;吴隐自序于西泠印社;况周颐、吴昌硕、徐珂、叶铭、丁上左、王福庵、童大年、马衡、丁辅之、唐源邨题诗/词	1909年 二十四册本		版心下方有“西泠印社辑”
5	滨虹集古印存	黄宾虹		1909年 四册本		
6	滨虹草堂藏古玺印/滨虹藏印	黄宾虹		1909年 十六册本		
7	滨虹草堂藏古玺印续集/滨虹藏印二集	黄宾虹	无	1910年 四册本		
8	匋斋藏印	端方	无	1909年 四集十六册本	1912年有正书局石印十六册本、铎版四册本	
9	磬(磬)室所藏玺印	罗振玉	罗振玉自序	1911年		
10	磬(磬)室所藏玺印续集	罗振玉	罗振玉自序	1912年 五册本		
11	稽庵(齐鲁)古印笺	孙文楷藏;孙延宾增辑	黄曾源作序;陈介祺题跋;孙文楷自序;孙文澜补跋	1885、1887、 1912年四册本		
12	两渡村人藏印	何澄	无	1912年 一册本		存疑;巾箱本

(续表)

序号	印谱名称	藏辑者	题名、序跋者	钤拓本成谱时间、册数	刊行本成谱时间、册数	备注
13	遯盒秦汉古铜印谱	吴隐	吴昌硕题扉页；吴隐自序；丁仁、叶铭、丁上左、况周颐、徐珂、王福庵题词	1914年八册本		版心下方有“西泠印社鉴藏”
14	娑罗花树馆藏印	周肇祥		1914年四册本		赠袁克文
15	匪石居秦汉官私印存	秦遇赓	秦遇赓自序	1915年四册本		
16	续百家姓印谱	吴大澂		1900年一册本	1916、1928年上虞罗氏石印一册本	
17	赫连泉馆古印存	罗振玉	罗振玉自序	1915年一册本	1915年上虞罗氏影印一册本	
18	赫连泉馆古印存（续存）	罗振玉	罗振玉自序	1916年一册本	1916年上虞罗氏影印一册本	
19	征赏斋古铜印存/秦汉古铜印存	黄吉园	叶德辉作序	1916、1920、1924年五册本		
20	簠斋古印集/陈簠斋手拓古印集	陈介祺藏；神州国光社辑		1881年	1916年神州国光社影印二册本、又一册本；1930年神州国光社影印四册本	黄宾虹得谱，并付资影印
21	秦汉丁氏印绪	丁仁	吴昌硕题记；吴隐作序、高野侯书；黄宾虹作序、童大年书；丁仁自跋、高予颢书		1916年西泠印社石印二册本	
22	秦汉丁氏印续绪	丁仁			1916年后	另有袖珍本《丁氏秦汉印谱》
23	历代古印大观初集	汪厚昌、汤安叙	汪厚昌、汤安叙题记		1917年有正书局影印四册本	
24	历代古印大观二集	汪厚昌、汤安叙	汪厚昌、汤安叙题记		1917年有正书局影印四册本	

(续表)

序号	印谱名称	藏辑者	题名、序跋者	钤拓本成谱时间、册数	刊行本成谱时间、册数	备注
25	有竹斋所藏玺印	[日]上埜理一	[日]内藤虎、 [日]长尾甲、 [日]磯野惟秋作序； [日]上埜理一自跋	1917年 三册本		
26	秦汉百寿印聚	吴隐	叶铭作序	1917年 二册本		
27	郝盒印草	罗福颐	罗振玉作序	1917年		摹刻
28	纂籀籀古玺选	吴隐	罗振玉题署；吴隐自序	1917年	1917年西泠印社影印二册本	
29	識室藏印	方若		1917年		
30	小蓬萊閣古印菁華	罗福成、罗福葆	罗福颐作序	1918年 二册本		
31	伏庐藏印己未集	陈汉第	陈汉第自序	1919年 六册本	1919年涵芬楼影印六册本	邵裴子参与审定
32	石庐玺印萃赏/玺印集林	林廷勋	黄葆戉题扉页；吴昌硕、黄宾虹作序；童大年跋	1919年 六十册本	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册本；1938你那长沙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册本	专谱；墨印本
33	滨虹集印/滨虹集古印存	黄宾虹		1917年 二册本		赠高奇峰、赠李叔同
34	伏庐藏印庚申集			1920年 五册本	1920年涵芬楼影印五册本	己未、庚申二集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合编影印，有1925、1927、1931、1936年六册本
35	梦庵藏印	[日]太田孝太郎	罗振玉作序	1921年六册本；1926年重钤八册本		
36	待时轩仿古印草	罗福颐	罗振玉、王国维作序	1921年 二册本	1923年影印二册本，又四册本	摹刻
37	尚符玺斋古印集存	罗福成	无	1921年 二册本		

(续表)

序号	印谱名称	藏辑者	题名、序跋者	钤拓本成谱时间、册数	刊行本成谱时间、册数	备注
38	集古官印考证	瞿中溶	吴大澂、袁保恒题记；瞿中溶自序；瞿树镐跋		1921年东方学会排印四册本	
39	读雪斋印谱/存	孙汝梅藏；孙壮辑		1922年四册本、又残存二册本	1924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残存二册本	散失后，陈敬第购还
40	古陶轩秦汉印存	商承祚、罗福成、罗福葆、罗福颐	无	1923年二册本		
41	凝清室所藏周秦玺印	罗振玉	无	1923年十六册本		
42	梅花堂印赏	[日]大谷禿庵	吴昌硕、罗振玉、[日]内藤虎作序	1923年		
43	程氏秦汉印谱/师意斋秦汉印谱	程从龙	程从龙自序；周铨、厉鹗作序	1738年六册本	1924年涵芬楼影印《程荔江印谱》二册本	影印本有周銮诒、陈敬第题识
44	梦坡室金玉印痕	周庆云	叶希明、陈直进、褚德彝作序；周庆云自序	1924年九册本		
45	增辑古印一隅	黄宾虹		1923年		
46	畏斋藏玺	刘公鲁	吴昌硕题字；宣哲作序	1924年一册本		墨印本
47	霭霭庄藏古玺印/周秦古玺	[日]藤井善助	[日]内藤虎作序；[日]藤井善助跋	1924年二册本；1931年二册本		专谱
48	玺苑	田焕	罗振玉题扉页；吴昌硕、章炳麟、姚茫父、褚德彝、谭泽闾题序；丁仁作序；高时显题跋；田焕自跋		1924年武昌鉴雅斋影印二册本	专谱；朱印下有墨拓
49	意园古今官印句	姜东侯氏/侯汝承	侯汝承自序、叙例	1868、1925、1928年八册本	1923年石印八册本	墨印本
50	澂秋馆印存	陈宝琛	郑世恭、杨浚作序；陈承裘题识；罗振玉叙	1925年		

(续表)

序号	印谱名称	藏辑者	题名、序跋者	钤拓本成谱时间、册数	刊行本成谱时间、册数	备注
51	伏庐藏印续集	陈汉第	王福庵题面；邵裴子作序	1926年十册本	1926年涵芬楼影印十册本	
52	金薤留珍	蒋溥等	庄蕴宽作序；嵇璜题诗；蒋溥等八人作跋	1751年	1926年故宫博物院影印二十五册本；1931年故宫博物院重印五册本	
53	滨虹藏印初集/宾虹草堂藏古玺印初集	黄宾虹	黄宾虹自序并作《藏玺例言》	1926年八册本		
54	季木藏印	周进	无	1927年六册本		
55	魏石经室古玺印景/周氏古玺印景	周进	罗振玉题署	1927年八册本		
56	毓庆宫藏汉铜印谱	马衡	马衡作序	1927年二册本	1928年故宫博物院影印二册本	名字“统于众”
57	善斋玺印录	刘体智	黄宾虹作序	1930年十六册本	1930年石印三册本	又见于1934（1927？）年《善斋吉金录》第14、15、16册
58	尊古斋印存	黄濬	柯昌泗、冯汝玠作序	1927、1931年四集四十册本		
59	尊古斋古玺集林初集	黄濬	罗振玉题面；柯昌泗作序	1928年六册本		专谱
60	碧葭精舍印存	张厚谷	褚德彝作序；丁佛言署签；褚德彝书扉页	1928年八册本		另1929年《南皮张氏碧葭精舍印谱》
61	福山王氏劫余印存	王崇烈		1928年一册本	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锌板一册本	
62	待时轩印存第一集	罗福颐	罗福颐自序	1929年十八册本		
63	贞松堂所见古玺印集/存	罗振玉	罗振玉题签并跋	1929年一册本		贴裱

(续表)

序号	印谱名称	藏辑者	题名、序跋者	钤拓本成谱时间、册数	刊行本成谱时间、册数	备注
64	枫园集古印谱	[日]太田孝太郎	方若作序	1929年十册本		
65	宾虹藏印二集/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二集	黄宾虹	黄宾虹作叙	1929年八册本		
66	簠斋藏古玉印谱/簠斋藏玉印/陈氏万印楼古玉印存	陈介祺	何昆玉、张熙作序；溥松窗跋	1873年一册本	1916年神州国光社影印一册本；1930年神州国光社重印一册本	
67	古玺集存	李尹桑	自题面；赵叔孺题扉页；商承祚作序	1930年一册本		专谱
68	昔则庐古玺印存初集	王光烈	王光烈自序	1931年十册本		
69	磊斋玺印选存/磊斋印述	林熊光		1931年十四册本又十六册本		有1934年[日]盐谷寿石再钤本
70	印影撷英	周进		1931年四册本		袖珍巾箱本
71	古玉印汇	赵时柁审定；方介堪勾摹编订	赵叔孺题面；王福庵题扉页；诸宗元、马衡、王福庵、方节龢作序		1932年西泠印社石印一册本	勾摹
72	古印甄初集	周氏石言斋藏；易忠篆审定		1932年四册本		
73	待时轩印存续集	罗福颐	罗福颐自序	1932年十五册本		
74	枫园集古印谱续	[日]太田孝太郎	罗振玉署题	1932年二册本		一说为续补唐宋以后印，存疑
75	五车楼古印存	[日]中岛玉振	[日]山崎中作序	1932年		存疑
76	秋梦庵古印存	秋良臣		1932年二册本		存疑；另叶衍兰1929年《秋梦庵古印辑存》
77	周秦古玺菁华	方清霖		1933年		专谱

(续表)

序号	印谱名称	藏辑者	题名、序跋者	钤拓本成谱时间、册数	刊行本成谱时间、册数	备注
78	梅景书屋印选	吴湖帆	吴湖帆自序	1933年二册本		
79	遇安庐集古铜印谱	郭德陈	王光烈题字	1933年十册本		末二册收入《昔则庐古玺印存初集》
80	安昌里馆玺存	宣哲	宣哲自序	1911年一册本；1934年八册本、又四册本		专谱（八册本）
81	契斋古印存	商承祚	柯昌泗作序；商承祚自序	1934 八册本，又五册本，又六册本；1936 重辑十册本	1934年西泠印社石印八册本	
82	双荫葦古印集	余池（一作“志”）明	余池明自序		1934年石印本	
83	西北古印（玺）集存	张果约	张果约自序	1935年		
84	玺印会存/尊古斋印存	黄濬	柯劭忞题面；柯昌泗、冯汝玠作序	1935年六册本		
85	古印碎锦	张果约	张果约自序		1936年石印一册本	
86	昔则庐古玺印存二集	王光烈	王光烈自序	1936年八册本		
87	尊古斋古玺集林二集	黄濬	于省吾作序		1937年尊古斋影印六册本	专谱
88	衡斋藏印初集	黄濬	孙壮题面；马衡题扉页；孙壮作序	1937年十六册本		
89	古鉴斋藏印	李培基	马衡作序	1937年八册本		
90	滨虹藏印	黄宾虹		1937年		
91	伏庐考藏玺印	陈汉第	赵叔孺题面；童大年题扉页；邵裴子、王福庵作序	1939年宣和印社十一册本		邵裴子编次；方节璠钤拓；在王福庵的四明村舍中辑成

(续表)

序号	印谱名称	藏辑者	题名、序跋者	钤拓本成谱时间、册数	刊行本成谱时间、册数	备注
92	滨虹草堂藏古玺印(三集)/竹北簃古印存	黄宾虹	黄宾虹自序, 附《古玉印叙》	1940年八册本; 1941年五册本		
93	滨虹集古玺印谱	黄宾虹		1940年十二册本		
94	伏庐选藏玺印汇存	陈汉第	童大年题面; 王福庵题扉页		1940年西泠印社影印三册本	
95	黄龙硯斋周秦古玺	[日] 园田湖城	无	1938年二册本		专谱; 一叶朱印, 一叶墨拓
96	黄龙硯斋周秦古玺续	[日] 园田湖城	无	1940年二册本		专谱; 袖珍本
97	昔则庐古玺印存三集	王光烈	白文韶、郭德陈作序; 王光烈自序	1941年十册本		
98	翫戡藏印之余	沈钥			1943年石印一册本	
99	乐只室古玺印存	高时敷	高时显作序	1944年十册本		
100	衡斋藏印续集	黄濬	容庚题面; 于省吾作序	1944年十四册本		
101	小玺汇存/古玺汇存	方节龢辑; 吴朴摹刻		1944年二册本	1945年宣和印社石印四册本	摹刻; 专谱
102	秦汉小私印选	张鲁龢	赵叔孺题扉页并作序	1944年二册本		
103	伏庐玺印	陈汉第	邵裴子作序; 方节龢作、高野侯书尾跋		1946年宣和印社石印三册本	
104	汉瓦硯斋古印丛	任熹				专谱
105	墨庵印存	柯昌泗		一册本		存疑
106	徐茂斋藏印	徐茂斋		二册本		存疑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